

长在泥土上的乡愁

◎李人庆(平顶山鲁山)

我坐在地头,静静看着那一畦葱绿的小白菜,还有那几株正在开花的青椒、茄子,和已经上架的豆角,这些蔬菜的叶子上挂着晶莹的露珠,在晨曦里相互交换着眼神,浅浅冲着我笑。能够在这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里拥有这一片菜园,可以每天近距离亲近那一抹绿色,真是一种享受。

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,始终对脚下那片赖以生存的土地充满敬畏和感激。老家在大山深处,周围是高高低低连绵起伏的山,西、南、北三面高,唯东边逐渐走低,直至几十里外,融入一望无际的黄淮大平原。一条玉带般的河,像是《诗经》里窈窕少女甩落的水袖,多情地依偎着村庄。河水清澈透亮,河的两岸,就是那少得可怜的有限耕地,或平坦铺展岸边,或呈阶梯形缠绕山腰,随地势错落有致。

被乡亲们视若命脉的土地,从来不曾辜负我们的期待。它敞开敦厚的胸膛,用血肉之躯养出小麦、大豆、玉米、红薯,还有花生、芝麻、谷子、水稻……这些生命在土地里生根、发芽、成长、成熟,并一代代延续着人们根据意愿赐予它们的姓氏和名字。

春天来时,那贴在大地肌肤上的孱弱麦苗会在不经意间变得青翠起来,浓绿起来,强壮起来,眨眨眼,就绿油油水灵灵地

铺满了田野。然后,坐胎,吐穗,扬花,神奇地在春天里一气呵成。刚入夏天,就到了麦子成熟的季节。朴素的麦垄里,偶有几棵野草、几株燕麦,此外,便是田埂上恣意生长的绿色,将金色的麦田框成了一幅幅图画。金黄的麦子成排成行,一浪浪从田里走来,走过村庄,走过河流,和浓烈的阳光融为一体,直指远方的都市。微风吹过,沙沙作响,那美妙的天籁之音,洞穿胸腔,发出有力的金属般的声响,至今仍在我的梦里萦绕。

麦收过后,家乡的土地上会生长出另一种亭亭玉立的植物,它叫玉米,也有人唤它苞谷。玉米的生长期相对较短,刚把种子丢在收完麦子的田地里,没几天,幼苗就迫不及待地拱了出来。听老人们讲,如果雨水好,三伏天坐在地头能听到玉米拔节的声音。炙热的阳光下,植株不断生长,仅几十个日夜,雄蕊吐穗摇曳,雌穗随风飘拂,玉米也就一天天地膨胀起来,饱满起来。待秋风起时,成熟的玉米就会像列队的士兵,高擎着丰收的果实,等待农人检阅,期盼着从流光溢彩的田野走进一个个农家小院。

想起家乡的土地,不得不说它那宽厚的肌肤上生长的另外一种农作物——水稻。我的家乡地处伏牛山腹地,山高水长,溪流遍布,先辈很早就有了

种植水稻的传统。或修筑水库、塘坝蓄水灌溉,或在河边依山势直接修渠引水,于是,一块块水平如镜的稻田,环绕在家乡周围的山脚、河畔,与旱地里的玉米、红薯隔水相望。

稻田必须平整如镜,每年小满时节,各家各户排着队请村里的“牛把儿”整地。整地的时候,母亲已经把育好的秧苗提前薅下,用上年的稻草捆绑成粗细均匀的小把儿,在地头一把一把抛向田间。这时候,父亲总是第一个挽起裤腿跳进稻田里,不用任何参照物,即可把秧苗插得直直的。哥哥、姐姐依次跳进水田,每人四行,参照父亲插下的秧行,一边插一边往后退。嫩绿的秧苗在如镜的水面轻轻摇曳,倒映着蓝天白云,成了一幅绝美的风景。当一个人亲自把秧苗插进田里,然后用心侍候着它长大、扬花到颗粒饱满,直至收获,每当吃饭时,对稻米和土地都会有一种虔诚的感恩之心。

时光如流水,一转眼,就是农历十月了。记忆里,每年农历十月十五,老家是要起会的,乡亲们称之为“十月十五古刹大会”,后来又叫作“物资交流大会”,会期一般是三天。

这些年,看惯了城市的大型超市,也挤过春运的列车,但总感觉没有赶会时的人多,挤挤扛扛,没有下脚的地方。商家小贩依街道摆设摊位,卖衣服、鞋帽

类的居多,卖小吃的,销售农贸产品的,一街两行,望不到头。在街两头人员流动较小的地方,有说书的,镶牙的,修鞋的,补锅的。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书摊儿,这里我常常一待就是大半天,《林海雪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大闹天宫》《三打白骨精》《三国演义》等,大都是从那时开始融入我的记忆。

除了购置物品,看大戏是大人们赶会时最奢侈的享受了。“咫尺地五湖四海,几更时万古千秋”,一个小小的戏台,伴着唐风宋韵的高吟低吟,沿着南戏、元杂剧的历史轨迹一路轻移,在狭小的天地间聚集了无数个平日忙碌的身影,氤氲成戏台两旁大杨树上高音喇叭里最粗狂动听的音律,在小村的上空久久回荡……

随着年龄增长,赶会的人日渐减少。我离开家乡之后,听说十月会时断时续,再也没有往日的喧嚣和光华。十月会,是小镇一个时代的印记和缩影,它有着丰富的喜悦,但也是物质贫乏的象征。那过往的岁月虽然暗淡了,但还是期盼着将它细细描画。流年总让我们觉得昨日的美好,那是潜意识里的怀旧情结和对生我们养我们的故乡的眷恋和热爱。我愿在这回忆里沉醉,最终沦为一枚落叶,回归曾经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……

别具一格的生日

◎于治豪(平顶山鲁山)

农历正月十二是我的生日,科学研究表明,人的正常寿命是120岁,那我现在应是77岁的“中年”老人。

往年生日,儿携妻、女携夫,带领子孙辈都回到我们的老窝中。那天,老伴会把我提升为“临时主夫”,我无上光荣,大显身手做上四盘八碗一大桌子菜和一盆鸡蛋,另加一大锅长寿面,全家老少一起,有说有笑分享生日蛋糕。孙辈们争相喂爷爷,他们的脸上、手上都粘着蛋

糕,吃相可爱,笑容灿烂。记得去年那天,最小的孙子学着哥哥、姐姐的样子喂我蛋糕,弄得我鼻子上、脸上星星点点,红白相间。儿媳们一通猛笑,我傻傻不知其乐,儿媳拿来“照妖镜”：“爸！你看。”我顿时笑出了眼泪,和谐的气氛疯狂包围了我。

今春新冠病毒肆虐,我们宅在家中不能出门。我心想,没有儿孙绕膝承欢,失落寂寞会伴随着我的生日降临。

谁知出乎我意料,那天八

点,儿子打电话,女儿发微信,祝福的话语接连不断,句句温馨。又收到孙辈读书的、写字的、画面的、玩魔方的多个视频,还有娃娃们念给我的各有千秋的生日祝词和奶音的歌声。我和老伴轮番与儿女交流,争相观看视频。中午,老伴辞掉我“临时主夫”的职务,她做了四菜一面,还有我最爱吃的凉粉。我享受了别具一格的生日,老伴调侃我说:“虽说你老了一岁,但看起来比去年还年轻几分。”

精神是最好的兴奋剂,我拿起多年不曾摸过的毛笔,在旧挂历背面畅写愉快的心声。没墨汁了,索性拿来旧油漆刷蘸水在地上挥“笔”弄水,写满地龙不飞、风不舞的字,横不平,竖也不直,形似地龙。老伴又调侃起来:“不像狗爬叉了,好好练,来个夕阳红。”经她这么一说,我越写越起劲,一气练到四点钟,兴奋至极!

耄耋之年健步走,茶寿岁月不生病,好心态会带来长寿人生。